書經注

重刊金仁山先生尚書注序

仁山先生著述見于柳待制所撰行狀者尚書表註大學疏義論語集註考証孟子集註考証通鑑前編通鑑前編舉要咋非存稾仁山新稿仁山亂稾仁山噫稾等書尚書註十二卷則無明文惟云先生早歲所註尚書章釋句解已成書矣云云當即是書蓋先生少作也元明以來流傳甚罕

四庫書目及揅經室外集皆未著錄常熟張氏金吾藏書志祗載殘本六卷聞無錫秦文恭家有全書余求之數年而未見同治十年被

命赴閩公餘之暇與祥符周季貺太守蒐訪遺書乃從福州陳氏得之卷中有秦蕙田印知即秦氏舊藏也抄帙流傳譌奪甚夥爰爲校正付之梓人而序其端曰經之古莫如書經之不可信者亦莫如書孟子已言之矣何論孔傳古文出于東晉航頭舜典出于蕭齊乎然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微言奧義胥于是乎在學者不欲聞唐虞三代之道則已苟欲聞唐虞三代之道舍是將何由先生爲朱子四傳弟子直接紫陽之緒其學以由博返約爲主不爲性理之空談經史皆有撰述尚書則用

功尤深表註一書爲一生精力所萃是書即表註

之權輿訓釋詳明頗多創解如以血流標杵之杵

爲鹵訓爲血流地濕以大卞之卞爲弁弁有端拱

之義訓爲禮雖若近于新奇實不悖于古訓與後

世之穿鑿附會者異矣自若璩閻氏著尚書古文

疏証學者多斥古文而崇今文發其端者宋吳氏

書裨傳王氏書疑也先生受業于王氏而不掊擊

古文葢猶守紫陽之遺訓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陽月歸安陸心源序

書經注卷之一

金履祥

虞書 虞古文作[illegible]

堯典 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第一

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古文作粤若乩古劉歆不見古文亦謂當作越若朱子從之

粤起語若稽追記之辭古崇之也堯名古者世質雖天子不諱其名放大也放勳者總名其德業之大也一曰放如推而放諸之放謂推廣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推其所爲而已意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焉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敘堯之德也欽誠敬也明精明也文文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倫理明順煥乎其有文章也思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舊說止其所止然二字氣象自別蓋其盛德從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接於人也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貞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史臣敘堯之德而以欽爲首此聖人之心法

也允恭以下即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發被四表者明文之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曰文思陳文蔚曰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孚王子曰欽明文思猶言仁義禮智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推明也俊德大學作峻蓋其得乎天而出乎

其類者即上文所敘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者品節之百姓者帝畿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俱新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比也如協時月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皆考比之義和調齊也萬邦諸侯豈無賢庸之不齊聖人朝覲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黜幽陟明皆所以協和之也黎民黑首之民舉天下生靈之衆也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施化推而廣之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二氏也歷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歷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所謂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來因時作事而歷法葢未備帝堯始爲歷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爲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曰此所命葢羲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叔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葢四子分職

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曰交陳氏云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南訛

史記索隱作爲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度也蔡雝石經作度朱子云宅度古文通歷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宅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道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宅嵎夷曰暘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長多風之地也南交日南則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日西則景朝多陰

之都也幽都日北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測候之際因度其所宜爲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者也易加周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耳平秩史記依今文作便程其義尤明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摺四十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爲四時之政鳥獸孳尾等語則候之物生此歷家七

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皆授羲和以作歷之綱要四子分爲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自日宵永短以下分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有古文作又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既命羲和歷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歷家所定章法昉乎此隆古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歷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他無爲也故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焉朱子書傳

曰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三十五而與初纏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

十而一日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
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
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
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
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
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歲七三歲一閏則三
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
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履祥按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卻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爲歷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閏

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葢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

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歷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歷則疎蓋帝堯生知即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之妙四分度之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授之

以作歷之綱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朞數暨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帝堯固不加數數然也然世日不足而始爲度度不足而更爲分秒愈多則算法常愈密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葢聖人因時制歷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歷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歷則歷與天常相應定歷推天而歷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執定法以拘之也然常就其說而考之所謂四分度之一也析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果若所言則止曰四分之一可也何必析爲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少固不足論晉志載劉洪王蕃之法則析爲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一者乃其大約而於四分一之外天舒日縮又餘小分之九也十年則九十分計百三十年而積差二日矣唐開元大衍歴又析一度爲三千四十分每歲日餘三十七分太積八十年而差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之然自開元至寶祐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歴積分雖多

反不如晉志之近密也紹興績元歷漢上朱震
典之析一度爲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
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
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
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
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
昴宋壁一度中堯歷中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
十餘度矣去堯之世三千五百餘歲而差四十
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
陸後此三千六百年已在東陸又三千六百年

過東陸之中又三千六百餘年冬至之日遂行
南陸則冬長夏短幾相貿易造化不幾於變乎
曰非然也唐張説一行厯議曰日之所行卽爲
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倶差必不至於冬長夏
短矣抑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
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
嚚訟可乎
登庸之命不言所職帝之意固有在矣朱丹朱
也放齊以嗣子朱爲對啟明者謂其才智之開

明也朱之爲不肖也亦以此朱子曰此下爲舉舜張本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今本滔天二字下文之衍孔穎達曰經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四岳者掌四方方岳之官古者大事則咨四岳

使詢訪四方之言也方割始爲害也懷山襄陵敘其實也浩浩滔天言其勢也滔天當時方言云瀰滿望皆水而天影其平若滔天然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僉曰者四岳以衆言告也鯀有崇伯也方命舊說逆命史作負命按堯典上文方鳩方割皆作方始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他爲職時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爲也圮族猶詩言敗類岳曰者上舉衆言此因獨對异義未詳列子注

及柳文與異字同言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

不必病其圮族也

帝曰往欽哉

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救其失蓋能

敬謹則必不圮族自恃而事功成矣

九載績用弗成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

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

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

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强

咈戾圮族益甚公議屛而人心離矣是其惡愈顯而功不可成也

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於其閒多爲隄防以鄣之而患日滋甚孟子敘泛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

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蓋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悻違衆易於敗事爾時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

無成惟其棄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僨言訖績無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祗以取敗者皆是也甯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庳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圮族況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亦必

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旣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心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物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敎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

曰否德忝帝位

巽入也使入居帝位也或曰巽與遜同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錫四岳以衆議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錫重之也薦聖人於帝此天子也安得不重爲之辭老而無妻曰鰥舜三十未娶而即曰鰥古者聖人繁育人民三十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鰥也書大傳曰父頑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帝曰俞予聞如何

予聞者已知其人也如何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于天下以堯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為天下擇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目大心平大公無我意象於此可想見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舜處頑嚚之下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喻父母於道加之傲很之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歡心哉克諧以孝烝烝乂是蓋

眞誠之充積和氣之薰烝也不格姦則衆亦不
至於爲惡矣家難而天下易觀諸克諧烝烝之
氣象則舜治天下神化之功用於此可見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
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放勳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勳之華也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以下即受之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

會稽內史梅頤始上其書而鈌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愼徽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北方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爲全書子王子曰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爾益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

加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閒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履祥按高陽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俗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眞以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

氏之八子豈果堯之庶弟與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故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履祥按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古者聖人爲民驅其龍蛇惡物而處之平土故四裔無人之境螭魅聚焉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

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履祥按太史克敘四凶之辭疑多溢惡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略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淮南子曰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不迷

蘇氏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相之與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

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履祥按洪水之爲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土稷教稼穡矣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鮮食暨稷奏艱鮮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觀鯀之方命圮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

必得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稱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數矣獨不關諸人事歟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化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

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爲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則敷治子之不肖也則與賢舜禹並興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迄不害其爲治也然則世皆以堯爲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爲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

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丁甯告戒之語

按論語堯曰篇首載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以玉爲璣以象天體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横筩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羲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

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

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

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虚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次内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以黑雙環之卯酉其黄道則

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

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儀禮經傳通解歷象篇曰渾天儀唐正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創爲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朱子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

謂宗尊也謂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祭祀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合五等諸侯朝攝于都各執命圭璧爲信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於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

命受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葢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祀東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放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巡狩而四祭天不已瀆乎當從記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

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玉至贄舊在修五禮之下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蓋東方五等諸侯及公侯之子附庸之君與卿大夫命士贄見之儀等也聖人制爲覲享之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取服食器用而已古時多玉故公侯以玉爲贄以共天子之器用賜于古者立衣纁裳黃亦爲裳故侯之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立附庸之君執黃以共衣服卿羔大夫鴈士雉以共飲食也羔羊舒鴈二物皆可以生得士異於庶人故執雉取其文也而雉

不能生得故以死者爲贄可以見聖人制禮詳密而簡易也如此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

朱子曰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爲陽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爲陰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太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

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淸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而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

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
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
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卒乃復者舉祀禮覲
諸侯一正朔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
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今按如
五器即禮記所謂考制度衣服正之之類是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

格于藝祖用特

朱子曰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

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明試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禹貢九州冀高山大川此分爲十二州故又分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吳氏曰此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前蓋史官之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前後之序是也九州之來

舊矣而冀為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州自衞水以北為幷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為九州益九州為正而幽幷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合幷為幽合青為營分梁以入于雍州周之制合梁為雍合徐為青而幷與幽冀復三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幷州其山鎮曰

恆山其川滹沱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
遼水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
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
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
者也流遣之使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
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
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末

垂革官府之刑扑夏楚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爲有恃終爲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葢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

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書敘四罪在舜攝位之末蓋作書者紀舜象刑之法與其恤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間刑者四人而已外是無刑者是則因而併錄其刑之

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祟鯀

羽山之殛稽誅於三考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

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

然者而謂聖人爲之乎

二十有八載

舜攝二十八載也

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魂氣歸天爲殂體魄歸地爲落鬼神之義盡矣

聖人在上又鬼神之盛故言其崩曰殂落百姓

者畿內之民四海則凡天下之民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蘇氏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晴之後日之朝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

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
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
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也毎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
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
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
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
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困

孤寡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壬佞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爲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蓋推言其效也

舜曰咨四岳

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後稱帝者舜也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

疇皆謂誰吾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者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弃之爲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

舜典凡不否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阻飢謂或阻於飢時者不失農時也古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使之阻於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契一作卨又作偰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

詞也書則因其職而申命之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刦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

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前后稷養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寇賊姦宄也臯陶為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為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一十二人不言兵政蓋總臯陶掌刑之職故蠻夷猾夏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臯陶古封建之世亦無

大夷狄聖人在上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
州牧内以姦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藏於
田賦徒衆掌於司徒戎器飭於共工馬乘兼於
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
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教民利器用爲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
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
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

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
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
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
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
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殳國名伯陵之
子所封其後有殳斨又作朱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
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
哉汝諧

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殖蕃
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
魚鼈不可勝食馬畜蕃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
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
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
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
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
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
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淸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敘齊世家紀出四岳及其餘十一國則又曰

伯夷之後周封於齊皆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爲能內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能則夔亦固可兼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

冑子者自天子以至于士之長子也是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職位之責者故敎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查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

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此教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爲多也直而使之溫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皐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

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爲詩者無非天理之眞機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爲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啟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淸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字有其節而可

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其度而可以
諧之八音音有其諧則可以成其韻調也此作
樂之原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昧於所聞是
絕人爲善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
謂行怪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駭衆亂羣也邪
說之行其勢起於民情之不達政化之不明故
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

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詖行古今要不能無觀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衆以爲駭上以爲疾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詖行肆然而行於其閒民習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從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

也分北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别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違命者猶後世部分夷狄爲生戸熟戸

按有苗始末説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堯記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

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者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閒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攷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無事可知矣故終之以

陟方而餘不屢書焉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於謨曰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事爲三考黜幽之典在衆功咸熙之後無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權輿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能之

乎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言舜生三十而登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言其年數耳非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朱子曰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